

藏書

藏書名臣傳卷八

○二彊主名臣

○張柬之

張柬之、襄陽人、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名、授鳳閣舍人、時年七十餘、以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

軍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所征後國以富饒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

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卽召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旣老惟亟用之於是遂卽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及誅

奇士哉

令也男子哉人何

二張柬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張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以三思事貶又流隴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李吉甫　官生

李吉甫趙郡人父御史大夫李栖筠也吉甫以蔭補官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李泌竇參器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也宰相故起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至州益厚贄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

縣江道者四且宣洪蘄鄂強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
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首尾
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鬬志矣帝從之劉闢平
吉甫謀居多吉甫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
使罷諸道歲終巡句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
帝愈倚信之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
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常病方鎮強恣
至是爲帝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
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猥冒

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唱京師貴人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鬬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討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戶稅四

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欲以感悟朝廷會憲宗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吉甫因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漕渠庳下不能居水又築隄閼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乃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

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宂食日滋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願詔有司博議乃詔參閱蠲減凡省宂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一日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姚璹修之于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齊抗

修之于貞元及虢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記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先是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逕隷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隷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謀與帝合吉甫又請自往招元

濟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會暴疾卒吉甫畏愼奉法顧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初政事堂會食有巨淋相傳徙者宰相輒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如此命徹而新之卒年五十七

○杜黃裳

杜黃裳萬年人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謀矯詔誅大將等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時諸將狠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遷太常卿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韋臯薨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後表求節鉞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

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黄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黄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蜀平羣臣入賀憲宗目黄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鎭選不出朝廷黄裳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

法度廢損諸侯由是平夏翦蔡滅齊復兩河以機秉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啟之也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卒年七十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

吏寄錢數千繩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繿縷使者問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誡終身不敢改節

○寇準 附高瓊

寇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寇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朕決一事東宮所為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宮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宮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宮出果得剜眼挑筋摘舌等器

遂廢之擢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
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
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
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
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
之獨召準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二
府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贓少乃
伏誅淮以參政沔之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
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沔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

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明年召拜參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嶺南中外無敢言者準初自青州召還入見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宮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願即決定於是立為太子廟見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

子也帝聞之不懌召準謂曰人心違屬太子欲置我
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會馮拯奏準擅權
康戩亦言宰相呂端等皆準所引端德之不敢與抗
太宗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
慮傷國體及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猶力爭不已
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鼠雀
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
三司使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
安參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

游騎掠深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既而聞契丹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爲陛下

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遂請帝幸澶州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覘軍勢準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國否

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懽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準方與楊億飲博謳歌懽呼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瓌牀子弩所中死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

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眞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苦哉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眞宗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叅政王欽若福祿未艾宜甚不可守準即時進促出敕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

政爲國柄臣當留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就途遽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別準答拜曰叅政勉之回日即爲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之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寇準謂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夫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何恥如之欽若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

此等人説嘴偏勝

會説

準寢衰出準知天雄軍北使過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京兆都監朱能獻天書託神言國家休咎欲倚準重望以實其事準從上之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閒言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爲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雖擢

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芟謀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貶丁謂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内郡復徙準道州司馬自準罷相繼以三絀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衆惶恐不知

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錄事叅軍借綠衫著之短韡至膝拜敕下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吏獻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怳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丁謂出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羮汙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叅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慚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北使

歷覩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公丁謂令
譯者曰朝廷初即位南方須大臣鎮撫寇公暫撫西
夏非久即還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聞家僮欲報
仇乃杜門使縱博伺謂行遠乃出初太宗得通天犀
命工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
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
榻而卒準在中書日會除官吏進例簿準曰宰相所
以器百官若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張詠守蜀
聞準大拜喜曰眞宰相也又曰人千言而不盡者準

一言而盡然仕太早用太速不及學耳張寇布衣交也準兄事之及準出陝詠還謁準大爲供具請詠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喜劇飲每宴賓客闔扉脫驂在鄧州爲花蠟燭名著天下雖寢室亦然燭達旦廁溷間燭淚成堆少年時愛飛鷹走狗毋不勝怒舉秤鎚投之足流血及貴毋已亡每捫其痕輒哭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

尉歲時享祭準無子葬後贈萊國公

高瓊家世燕人事太宗眞宗官至太尉曾孫女爲宣仁皇后事英宗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騎充斥無禮如此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檛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已至此尚何疑上乃命進輦瓊執御轡曰此處好與宰相吟兩句詩也

○王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通判濟州代還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遷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時宫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端傅會帝意又欲陰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觀因以推欽若故忤帝意出知應天府王旦語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非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屑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

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蹶蹜不能自容以
是知其偉度矣徙知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眞宗不豫
皇后居中預政錢惟演時爲樞密交通宮掖曾密語
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
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
白后兩宮由是益親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
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
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
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

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衡州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踧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嘗勾山陵大行事判司

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即改穿上穴既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杖死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行欲亟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

命宋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
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有改易及謂貶綬猶
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
罔赦朝論快焉時眞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
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
若卒乃以曾爲玉清昭應宮使始太后受册將御大
安殿曾固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
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又多裁抑以故太后益
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曾知青州復徙知天雄

軍契丹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景祐元年入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沂國公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卒年六十一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篆自曾始

李生曰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偉以今觀之俱無足論者予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丁之神奸位元宰交結方深一旦去之如縛雞然卒展轉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矣去凶人定國家安善類幾不容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蔓延必重悞國自古所難也予謂公即此是學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是之爲學則當

皇帝幼冲之年女主垂簾之初丁謂去而社稷安危之寄獨存於我胡爲乎裁抑劉氏使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爲輔相之能也其後呂相繼之卒安劉氏而成

仁宗四十年恭儉之績公豈未知之耶奈何復入而復攻呂之短又不得容其身於明良之朝也耶史臣無識於公之去丁也既明丁非其罪矣又重為公諱曰獨衆論稱快云夫丁苟當去不必[illegible]罪去丁果當不必稱快知此則可為天子大臣矣噫公雖不得為大臣也獨不可以為重臣歟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舉茂材異等除鹽鐵判官史館修撰奉使契丹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行夷簡薦弼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

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弼具以聞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

大是

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契
用兵者皆為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
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
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
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
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
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
大悟首肯者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
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

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旣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

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
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儼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
言意甚感悟弼歸復命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
答契丹書并誓書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弼因請
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
詞異同則虜必疑乃竊啟副封果如所料弼疾馳還
京見上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
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
正弼語益侵夷簡遂易書既至契丹主曰須於誓書

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死拒之敵

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用納字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困西兵相臣持之不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兩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是歲復以弼爲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其敢取賞乎二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詔納上前而罷踰月復以

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逵故也弼乃受命帝銳以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急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四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

故城威塞以備之朵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耳二邊卒無事出知鄆州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爲兵者萬計帝

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為粥食之蒸為疾疫及相蹈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為式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語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任詔為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英宗立召為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熙寧元

年從判汝州詔入覲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扶以進坐語從容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

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先時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為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

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
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
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
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
禍始于此矣、夏竦因與其黨、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
修又作朋黨論上之、竦因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
周之事、乃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
介撰廢立詔、飛語聞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
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東、介亦求外補、歸家待次

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徐州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爲内應耳事下知州杜衍會官屬議之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探懷中奏槀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七年竦又譖介說虜不從更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廷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塚發棺而介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

可人

辨也若人人召問之苟無異說即令結罪保證亦可（亦可人）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意果釋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論之再作石介一夔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逐又歐陽邪正（大是正論）之論激之也弼爲樞密相時惟韓琦不闗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叅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每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弼初不荅書而琦

之禮終不廢琦與修之薨也弼皆不祭弔云元豐六年八月有大星隕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時年八十贈太師謚文忠

○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爲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後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

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詔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時賦近畿户出馬備邊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中國之工強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謂宜以射遠入堅爲法遼蕭禧來理河東黄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

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虜乎益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還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訟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恤也獨微户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大是大是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非剌陰害司農法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

别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傅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須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

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𢖍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𥴑因斬以徇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皆有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耆舊出處傳於世

李綱 附种師道

李綱無錫人宣和七年金人攻汴徽宗震恐乃擢吳敏爲門下侍郎傳位太子而自稱道君除綱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時綱侍對延和殿聞宰臣議欲奉鑾輿出狩綱進曰聞宰臣欲奉陛下出狩果爾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也綱諍曰天下城池有如都城者乎若能激勵將士與之共守何不可之有上顧綱曰誰可將

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臣請效死乃除綱右丞宰臣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復命綱留守而以李梲副綱綱復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今陛下初即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留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留守何益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矣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毋留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亦泣俯伏上前不可起會

燕越二王亦以固守爲言上意稍定因顧綱曰卿留
朕治兵禦寇專在卿矣綱惶恐受命與李梲同出治
事越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言欲南
狩矣綱遑遽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
社稷乎願扈從巡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因拉殿帥
王從濋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留今復戒行何也且
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
歸其誰與我況虜騎已逼乎上悟綱因謂宰相曰上
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

呼萬歲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固守之議始决是日以綱爲親征行營使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賊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綱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下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姦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於是捕獲數人斬以徇軍是日賊攻陳橋封丘等門而酸棗門尤急上遣中使勞問城上歡呼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人賊乃退斡離不因遣使請和乘夜欲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俟明而入使人出書欲得大臣

軍前定議時宰臣莫敢出辭綱乃請行上曰卿方治兵不可卿性剛李梲奉使可矣綱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和然得和則中國之勢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懼李梲柔懦誤國事也因爲上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李梲至金果辱命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千萬絹綵各百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又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鎭之地而以親王宰相爲質乃許梲唯唯不能措一辭而返金人相視而笑曰此婦人爾梲至呈金人所

須事月大臣震恐欲如其數綱引前議力爭以謂犒師金幣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割之何以立國爲今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其和可久也諸大臣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於三鎮上爲羣議所惑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綱言者綱自度力不能勝因再拜求去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耳綱因出至

北壁復回而誓書已行所求悉皆與之矣宰臣裒
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宮官府器皿以至臣
庶之家不能充數於是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銀兩
立限輸官不輸者斬都城大擾限既滿亦不能足賴
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擊破
金兵於鄭州門外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
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
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曰金精兵不
過三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

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陷穽當以計取之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與戰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為然期以二月六日舉事而姚平仲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率步騎萬人往劫金寨欲生擒所謂斡離不者既為虜所覺即遁去上震恐遽詔不許進兵而斡離不亦遣使來詰用兵違誓之故宰相李邦彥謂使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也僉議欲

縛綱以與金而金使反以爲不可遂罷綱而以蔡
代之种師道亦罷宣撫時有大學生陳東及書生千
餘人詣闕上書明綱及師道不當罷軍民聞之不期
而集者數十萬人上乃名綱及師道入對復綱尚書
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方蔡懋代綱時金人近城
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
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
賊薄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
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劒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

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衲襖一領者强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斫傷平民者皆即斬以狥故外有强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然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鎭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遂辭去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還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掠故也今宜速遣大兵護之出境上以為然即日分遣將士以兵十萬數道並進已而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

平朝廷震懼恐其後渡河而南宰臣咎綱綱曰斡离
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兵護送粘罕雖來聞既和亦當
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
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
而宰臣獨密啓上於是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
力爭雖復得旨毋進與金人相及於滹沱河然將士
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有邀擊之意矣於是金人復
旁出抄掠深祁恩冀間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
綱言未幾綱往南都迎道君皇帝既還入國門見上

奏曰金人退師又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肎陷沒虜廷欲為朝廷堅守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宜及今飭武備修邊防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一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宜分濱棣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綱力爭之不能得大抵自[illegible]

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爲無事防邊禦
寇之策皆置不問執政又密白上以綱得都城軍民
之心於是綱惶懼乞骸骨稱師道以病告歸乃以綱
爲宣撫使代師道綱再拜力辭自陳書生不知兵在
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上不許
即命尚書省出敕綱入見上具道所以爲人中傷致
上聽不能無惑若上不聽綱不得已戒行號令將士
斬裨將焦安節以徇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
器甲進次懷州綱以爲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

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旁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欲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皆悉罷減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及察訪使勾當公事又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綱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論奏不報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亦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回等矣吳敏復責授散官

安置涪州綱歎曰事無可爲者矣因入表劾方道成
以不勝任者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
邊交割宣撫司職事除綱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
請辭免拜上疏具言宣撫司兵若干防秋兵若干屯
駐某處不曾用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及御前降到
若干除支官兵食錢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
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乞即遣使覈實嗣是果有
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綱十罪於是落職
宮觀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

號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衆聽再謫寧江二年春復
舊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兵再至都城圍急綱聞命即
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五月次繁昌聞都城已破二
聖播遷次太平得高宗即位赦書次寶應聞已降麻
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矣次姑孰得御史
中丞顏岐遣人投文書與綱視乃論綱不當爲相章奏
其大意謂張邦昌金人所喜雖以爲三公眞王更
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
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 宫使置之閑地前後凡

上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見之蹈而不進也會朝廷遣使趣綱綱遂行進對内殿奏言今日急務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殘破然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眞定懷衛濬四州其餘中山河間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然金人善因兵於敵今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使救援之兵不至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矣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才略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

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者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今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然所嘗論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欵語曰今當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名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謂不妄第今日事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冒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乃薦之於上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

以亮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瓊爲使未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綱因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者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卽宜還駕汴都矣既而上許幸南陽而潛善伯彥又陰勸之乃遷綱尚書左僕射除潛善右僕射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留身極論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力

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得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如此。。。乃力請求去翌日降麻除綱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規畫軍民之制一切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蠭起矣紹興四年冬金人及僞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電發霆擊擣潁昌以

臨畿甸彼必震懼遝救五年詔問攻戰守備之方綱奏言議者謂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昔號帝王之宅今舊都未復莫若且於建康駐蹕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職此之由九年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薨年五十

入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
身或不用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
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
服如此

种師道少從張載學以廕補知懷德軍夏國使焦彥
堅來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為正則
君家疆土益蹙矣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
道諫曰今日之舉譬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
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遼使來請

曰女眞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爲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聽責爲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師道金人南下復加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即揭牓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增壘自衛

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爲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入
見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眞不知兵豈有
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拜
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京城自受圍
以來諸門盡閉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如常出入又
請緩給金幣使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金師
退乃罷爲中太一宮使御史中丞許翰以爲不宜解
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及翰見師道於殿門外復
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於是加進太尉爲河北河東

宣撫使屯滑州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衞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旣而太原陷又使廵邊次河陽遇上疏請幸長安以避敵鋒大臣復以爲怯復召還旣至病不能見遂卒年六十七及京城失守帝搏膺曰不用師道之言故至於此李生曰哀哉庸主之難扶也

〇趙鼎

趙鼎聞喜人登進士第擢爲開封士曹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羣臣具條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使敵莫測巡幸之所上納之遷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忌鼎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時人士皆惜其去會邊報沓至鼎朝辭上曰卿其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

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獨論戰禦之計、上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也、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五年、上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未幾、劉豫復遣子麟、猊、分路入寇、鼎

移書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兵勦敵於是俊遣一軍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又命沂中趣合肥以援劉光世光世時已棄廬州同江北矣浚以書告鼎鼎白上語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乃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遂拔柵遁去後浚遣呂祉入奏事鼎見祉所言誇大每裁抑之帝謂鼎曰他日使浚與卿不和者呂祉也浚後因論事意浸疏鼎因求去出知紹興府七年浚以王德為都統酈瓊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瓊與德有宿怨訴

於祉不得直執祉以全軍降偽齊浚乃引咎去位後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上曰浚罪當遠竄鼎謂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敢復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illegible]病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然鼎嘗和議素與秦檜不合及鼎以爭他事拂上意檜遂[illegible]劾乃復出鼎知紹興府檜往餞鼎行鼎不爲屈

檜益憾之至是又徙鼎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御史中丞王次翁復論鼎治郡廢弛遂奪節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不思杜門謝客仍復上書言時政檜恐其復用諷次翁又論其嘗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始杜門謝客不談時事然亦晚矣中丞詹大方誣其贓屬潮守放編置人復移吉陽軍鼎因表謝上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鼎此表實禍胎也

檜見之果恨曰此老倔强猶昔鼎子汾乞侍行鼎語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同行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汝何罪乃同死瘴鄉耶不若我先死使汝護喪而歸猶有後也微仲大防字鼎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人也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報鼎遂不食而死先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時紹興十七年也天

于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鼎之一家盖賴以紓禍蒙之力也孝宗即位謚忠簡鼎有擬奏表啓雜詩文三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李生曰趙得全卒至而全何其愚也又州守臣枉出奇計縣尉自有蒙之人生品格已就豈

崇卑

○陳亮　五十五歲始登第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向伋詣闕上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牓朝堂用种放

故事詔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為大言有欲中亮者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嘗為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嗛之即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為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劃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

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

往復論王霸之辨葉適曰同甫旣脩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胾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䣊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

可人

三次不三次

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僮中産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之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與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illegible]以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未夫子反

以章句繩亮麁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麁豪耳有麁有豪而後眞精細出矣

○虞允文

虞允文隆州人、登進士第、金主亮脩汴、允文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還奏言淮海禦備尤急、金果使王全高景山來、欲得淮南地、於是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斂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允文復語宰臣陳康伯曰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

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京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是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時金主亮兵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保江金悉大軍臨采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又命允文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

師三五星散解。俊東甲坐道旁，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四將勉之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允文至江，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蓋，中建黃屋，金主亮踞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馬倍之，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撫時俊

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見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殆退因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旣而敵趨瓜州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犯瓜州京口無備我當往顯忠乃分軍萬六千允

文至京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牐儲水淺數尺塞瓜州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脩馬船爲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州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未幾亮爲其下所殺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朕之裴度也孝宗受禪朝臣有

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盡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也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不報隆興元年入對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

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來
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五年、拜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多薦知名士、如洪适、汪
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鼂公武、李燾、其尤
也。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諜報金人欲以
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
亮、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會慶節、
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驕倨甚、回請上降榻問金主
起居、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內、諭之曰、大駕

既興使人來臣隨班上壽金使慙而退八年允文舉梁克家自代上不聽御史蕭之敏劾允文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淳熙元年卒允文姿稟偉長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

名臣傳卷八